

『孩子詩人』苗 得 雨

玉 華 著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發行

目 錄

一	一個農家孩子·····	1
二	喜歡讀書識字·····	4
三	當了兒童工農通訊員·····	8
四	一篇準備退還的詩·····	11
五	耐心教育與培養·····	15
六	成了『孩子詩人』·····	18
七	黑板報編輯·····	21
八	全魯中區的學習模範·····	23
九	魯中青聯與報社的聯合通知·····	26
一〇	幾句話·····	29
	附 苗得雨詩歌選·····	33

—— 一個農家孩子

在山東沂南縣，靠近沂河的西岸，沂臨公路的旁邊，有一座很小的鄉村，這便是『孩子詩人』苗得雨的家鄉——苗家莊。

苗得雨剛生下來的時候，他家還過着中農的日子，祖父是個『酒鬼』，終天喝酒、賭博、發脾氣，不幾年就把幾畝地賣光了，一家人跟着他受窮罪！苗得雨八歲的那年，祖父死了，撇下了一腔『飢荒』（欠債），父親看到日子沒法過，一氣下了關東；家裏只丟下祖母、母親、兩個妹妹和苗得雨五口人，老的老、小的小，巴巴結結地活着。

祖母是個很要強的人，她教導着苗得雨下莊戶，她整天嘮叨着：『咱家就剩下你這麼根苗兒，你再不好好學着幹，這日子就沒奔頭了。』苗得雨很聽祖母的話，

夏天在坡裏割草，冬天在坡裏拾柴，小臉晒得焦黑，身上和泥鰍一樣。

苗得雨可能幹啦！他十歲的那年就學着推車子送糞，割穀時他一車能推八個穀個子（八十斤），力氣越磨越壯，十一歲的那年就能推四個秫秫頭了（約二百斤）。祖母會管教苗得雨，她更疼愛苗得雨，有幾個錢都買給苗得雨吃了，有點布都做給苗得雨穿了。她常說：『人是鐵、飯是鋼，芽子正滋滋長的時候，不能缺了糞水。』苗得雨就這樣的在祖母手裏撫養着。

一九四一年鬼子大掃蕩，沂河崖上安上了一溜據點，苗得雨家的日子就更苦了，可憐這十幾歲的孩子，也要逼着去給敵人挖工事，祖母怎麼能放心！十冬臘月天，她都是擦着眼淚常常把苗得雨送到三里路以外的辛集據點的壕溝裏，自己在遠遠的墳頭頂上瞭着，不管北風怎樣颳，雪花怎樣打，她都是一直等到溜黑，領着自己的孫孫回來。

漢奸的棍子是毒狠的，苗得雨的頭上

經常被敲起疙瘩來，可是他總不告訴祖母，他咬着牙挨着，有一次因為壕挖深了，苗得雨的個子太小，土不容易扔上來，漢奸照準他的大腿揍了幾十棍，鮮血把褲子都印透了。苗得雨可忍不住了，晚上他哭着爬着回了家，全家人哭得和泥一樣，祖母用燒酒、火紙給他烤了一黑夜，第二天兩條大腿便變成黑的了。

苗得雨不能再去修工事了，保長揭去他的鍋，還說頂不過賬，又把祖母捉到牢裏，苗得雨哭着不放，被漢奸一脚踢在地上，從此，苗得雨家就被敵人糟蹋得七零八落、破爛不堪了。

母親整天燒香磕頭，禱告着八路軍快來這一方搭救他們。

二 喜歡讀書識字

一九四四年的春天，砲聲轟轟地響，沂河岸上的一溜據點像風掃一樣的被拔掉了。八路軍的老四團，開到了這裏，苗得雨便和別的老百姓一樣，解放了。

八路軍到的地方，羣衆團體都是跟着很快地組織起來，老四團在這裏住了沒有兩個月，苗家莊的農救會、自衛團就都有了個頭緒了。苗得雨約合着十來個孩子，天天晚上去找同志們教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青天呀藍天』，都被他們唱的滾熟了。每回唱，都是苗得雨出來打拍子指揮，他緊跟着同志們的姿勢學，指揮得十分帶勁。

過了一些時候，光唱歌已經是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了，不知誰先提議，苗家莊的孩子們，組織起兒童團來了，苗得雨就做了團長，他們白天集體拾柴，晚上集體

唱歌、做遊戲。不久，莊裏成立了村學，這夥貧苦的孩子，便一齊捲入了學習的熱潮裏去。

苗得雨一進學就唸國語第三冊，原因是他七歲的那年，就在本莊地主苗鳳林手下唸了半年私塾，因為家裏送不起『禮』（私塾師父，逢年逢節都要收學生的禮物），師父『另眼』看待他，整天挨板子，有時屁股都打腫了，連板凳都不能坐，祖母疼的眼裏出火，她說：『這個學快不要上了，「光」沒有窮人沾的。』從此，苗得雨就再不進學屋門了。可是苗得雨是很喜歡唸書的孩子，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都被他唸的滾熟，不識得的字他還找上學的孩子教，有時他常把門上的對聯抄下來學，請客帖上的字也學，失學的這幾年，他不但沒把過去學的忘了，而且還學到不少生字。可是，他並不滿足這樣的學習方法，他盼着，什麼時候才有咱上學的機會？什麼時候不用『送禮』也能讀書呢？因此，村學一辦起來，他比誰都喜歡，他第一個領着一羣孩子去報了名。

村學和私塾當然不同了、不但不用送禮、老師不打學生，而且一天還有一定的時間回家拾柴火，每天上課以前，還唸報給大家聽，唱歌、演戲、體操更是每天少不了的課程。孩子們可高興啦！因為苗得雨年齡較大，又是兒童團團長，還喜歡學習，入學後他很快就成了被同學們擁護的積極分子。他還會拉胡琴，凡是學的歌子，他都會拉，報上登出來的歌子，他都是拉着胡琴學，他最喜愛的是報上的新歌。

當時學校裏讀的報紙有兩份，一份是山東省的大衆日報，一份是魯中區的魯中日報。魯中日報的第四版是『工農園地』，專門登莊戶人寫的自己的莊戶事。苗得雨和全校的兒童們最愛聽這版報紙上的消息，因為這裏常登着附近區村的事情，他們都非常熟悉。有一天老師唸了一條消息，是苗家莊兒童團生產的故事，苗得雨和其他同學們的名字都上了報，全校的兒童拍手叫好，問是那一個寫的？老師說：『就是我寫的。』同學們都非常高興，苗

得雨說：『怪不得人家說魯中日報是莊戶報，還是真的來。』從此，苗得雨的口袋裏經常揣着魯中日報，不管是晚上放學回家，或是在坡裏拾柴，他都和同學們一起看，報上的字很淺顯，而且都是四號鉛字，和課本子差不多，苗得雨能認得一半還多。有的消息，順就順下來了。

有一天，區上有一位同志到學校裏去，又講了一陣讀報的好處，號召同學們組織讀報組，集體讀報。苗得雨首先報了名，他和六個較大一點同學編為一組，他是組長。這樣，學校裏便由一份魯中日報增加到四份了。

三 當了兒童工農通訊員

一九四五年的秋天，魯中日報完全改成通俗報紙，改名魯中大衆，熱火朝天地開展着工農通訊運動，各村的積極讀報組員，都成了這個報紙的工農通訊員，有的莊裏，讀報組全部變成工農通訊組，一面讀一面寫，報社裏提出：『大家辦、大家看』的口號，號召廣大羣衆給魯中大衆寫稿。

有一天，縣站（通訊站）一位同志來到苗家莊，首先在村學裏講：『工農文化翻身』，又召集羣衆大會，號召好會員、好幹部要當工農通訊員，給黨報寫稿。這時苗家莊的羣衆已經和漢奸、惡霸講了理，並且改選了村政和羣衆團體的幹部，大家都覺得經濟上、政治上都已經不再受壓迫了，可是，文化上還沒有翻身，一聽到當工農通訊員的好處，就都想着參加。

不久，幾個村幹和積極會員便報名當了工農通訊員。可是，大家都不識字，有材料不會寫，經常跑到學校裏去找老師代筆，有時看着老師太忙，就不做聲地走了。苗得雨看透他們的爲難，常偷偷地問他們：『寫稿嗎？你說着，我學着寫不行嗎？』開始，村幹們想：你這個毛孩子，識三個半字，會寫什麼稿子！以後沒有更好的辦法，就找他試試看。苗得雨識字雖然不多，但是很認真負責，不會寫的先空着，問了老師再填上；有的個把難寫的字，乾脆空着叫報社同志去填。但是，他寫的句子還順溜，寫好唸給幹部聽，幹部都很滿意地誇獎他。

光替人家寫稿，苗得雨還不滿足，有一天他便找到縣站的同志問道：『不夠歲數可以當工農通訊員嗎？』縣站同志說：『怎麼不可以？只要你是工農出身，你就可以當工農通訊員。』苗得雨就寫了封信，交縣站同志帶給報社的同志們，上面寫着：『我今年才十四歲，年齡太小，可是我是個下莊戶的孩子，算個兒童工農通

訊員吧。』

報社裏看到這封信，雖然字跡和蟹子爬的一樣，但却感到很可親，連小孩子都和黨報通信，這是一件喜事，就把他的名字列在工農通訊員登記簿上的第兩千一百三十名。

四 一篇準備退還的詩

苗得雨當了兒童工農通訊員，報紙上很多日期沒有登他的消息，是他沒有寫嗎？還是寫了不能用？沒有人去注意。有一天，魯中大衆報社總編輯檢查退稿，發現一首『旱苗得雨』的詩，上面開頭寫着：

苗得雨，苗得雨，
從小受窮又受苦。
爹爹關東去不回，
家裏撒下地幾畝。
全靠奶奶拉把着過，
吃的糝子煎餅稀糊塗。

.....

這首詩最後一段是：

去年三月晴了天，
砲聲一響人人喜，
八路哥哥開來了，
全家燒香又燒紙。

苗得雨，心裏恣，
好比大雨透了地，
苗子長的旺滋滋。
有朝一日苗長成，
棵棵莊稼黃金米，
軍糧送到前方去，
慰勞辛苦的好同志。

這首詩的旁邊，還畫着很多的金黃的穀穗子，葉子都是用綠染色染的。後面畫着三間屋，裏面有五個人，上面註着：奶奶、母親、大妹妹、二妹妹和苗得雨自己的名字。同這篇稿子在一起的，是一封給報社同志的信，上面的意思大概說：這是第十九篇稿子了，不知報社同志有什麼意見，希望能多多幫助他寫稿。最後還說明這首詩是他在奶奶的紡線車旁的豆油燈下寫的，因為看不見，字跡寫得大些。

工農習作的編輯在這篇稿子上寫着『不合乎當前的生產任務。』又批着『備退』兩字。總編輯拿着這篇稿子，又興奮、又氣憤地到了編輯室，一直找到編工農習作的編輯同志，當時這位編輯講：開

頭準備用，後來看到上面的畫太麻煩，佔篇幅又太大，現在各地正搞大生產，不如多登些指導生產的稿子，如變工組的經驗等。

總編輯一面囑咐在第二天的報紙上一定要把這篇富有真情實感的詩登出來，畫麻煩，佔篇幅大可以暫時不登，留着以後出畫報用；另一方面他又告訴全體同志要從這件具體事例中來檢查自己的思想，他說：我們應該慎重地對待工農羣衆的來信，這孩子寫過十九篇稿子，我們一篇都沒用，現在連根都查不到，這是工作上的一個錯誤，說明我們的羣衆觀念還非常差，體貼不到工農寫稿的困難。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單純在當前的政治任務上打圈子，把羣衆的生活範圍限制得太小、太枯燥，羣衆的生活是廣闊而豐富的，並且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他說：譬如耕牛生了病，羣衆需要醫治，我們報紙上雖然沒把它計劃在中心任務之中，但是，我們就應該根據羣衆的這一要求，多登治牛病的方子，這樣，報紙才能真正具體地

爲羣衆服務；苗得雨的詩是寫的自己的翻身，雖然和當前生產任務沒有聯繫，但是使讀者看了，能清楚認識：誰是敵人，誰是救星，這些具體生動的階級教育材料，要經常在報紙上反映。

自從正確地處理了這篇稿子之後，報社編輯同志的選稿觀點有了新的轉變，像苗得雨這樣的稿件，大大得到了刊登的機會，於是，苗得雨的名字，引起全體編輯人員的注意；從此，魯中大衆報也就更加來得生動、活潑、具體、實際，更爲廣大羣衆所喜愛了。

五 耐心教育與培養

根據對苗得雨稿件的處理，報社裏提出了『整頓思想』的口號，每個同志檢查自己對工農通訊運動的認識，檢查自己的羣衆觀點，一直熱辣辣地搞了半個月，最後總結時，總編輯曾着重提出：開展工農通訊運動的關鍵：一、從理論上去提高，二、從思想上打通，三、從實踐中考驗。他說明工農通訊運動開展的過程，也就是報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過程；它對我們是一個實際的考驗，我們要經得起這個考驗，而且從中提高改造自己。

總結以後，報社各部門訂出了對工農來信與工農稿件的約法，通聯室提出『封封信研究，件件稿處理』的口號，並保證不用的稿都能做到改錯後退回。編輯室提出：不漏掉一篇有用的稿子，並在工農習作欄，把原稿與改正後稿一齊登出，以便